



大夏书系·教师专业发展

陈静静等/著

跟随佐藤学 做教育

学习共同体的愿景与行动



Gensui
Zuotengxue
Zuo Jiaoyu
Xuexi Gongtongti de
Yuanjing Yu Xingdong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夏书系·教师专业发展

跟随佐藤学 做教育

学习共同体的愿景与行动

陈静静等 / 著

0940
93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随佐藤学做教育:学习共同体的愿景与行动/陈静静等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

ISBN 978 - 7 - 5675 - 3035 - 5

I . ①跟 ... II . ①陈 ... III . ①佐藤学—教育思想—研究 IV . ① G40-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4347 号

大夏书系·教师专业发展

跟随佐藤学做教育

——学习共同体的愿景与行动

著 者 陈静静 等
策划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齐凤楠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设计顾问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季蜂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插 页 1
印 张 15.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一次
印 数 6 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3035 - 5/G · 7904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走向“学习共同体”的创造

21 世纪是“课堂革命”的世纪。日本东京大学佐藤学教授三十几年来，殚精竭虑，躬行实践，开创了“课堂革命”的东亚奇迹。在他漫长而艰难的挑战过程中，我们可以读到诸多值得品味的关键事件。

第一个关键事件，揭开“教学科学”的神秘面纱。1992 年，佐藤学教授率先打开“教学研究”的“潘多拉之盒”，揭开了“教学科学”的神秘面纱。在他看来，日本教育界那些标榜深入研究“教学科学”的一般研究者并没有尝试在课堂中亲自去实践，也不去探讨一线教师直面的具体实践课题，却一味强调对教学过程的技术作合理性解释。这种“教学研究”既不能打开“黑匣子”，也不能踏进“玻璃盒”，更不能打开“潘多拉之盒”，终究不过是形成了如下一套“神话体系”而已：其一，“教学科学法则”的神话——“教学过程是合乎法则的过程，作为确立法则之学是可能形成的。而这种法则是可以根据学习与发展心理学研究加以阐释的”。其二，“普遍教学论与学科教育学”的神话——“教学的过程是凭借合理的技术构成的，凭借出色的教学有可能求得更合理的技术体系”。换言之，以为“超越了学科教学的特殊性的普遍的教学理论是存在的”。其三，“教学研究主导性”的神话——“教学实践的践行者是教师，教育科学的理论研究专家是研究者”。

面对传统“教学研究”的陷阱与神话，他呼吁教学研究的转型，并且针锋相对地指出：第一，教学过程是师生的文化、社会实践过程。因此，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过程，而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伦理的复杂实现过程。第二，教学过程不是合理的技术应用过程。就教师而言，是在复杂的语境中展开的对实践性问题的解决过程。因此传统的“教学科学”是站不住脚的。“教学研究”的领域首先是一线教师实践研究的对象，其次是教育研究者以多样的科学为基础，同一线教师展开“合作研究”的对象。第三，

作为教育科学的教学研究，不是特定专家垄断的领域，而是所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展开跨学科研究的领域。教师的实践研究与研究者的理论研究，共享同一个研究对象，尽管在课题与责任上有所分工，这一研究对象却应当是一道“协同研究”的领域。

第二个关键事件，躬行“学习共同体”的学校创建实践。1998年，佐藤学教授应“神奈川县茅崎市教育委员会”之邀，基于他的“学习共同体”理念，展开了创建新型学校的实验。滨之乡小学揭橥“学习共同体”的理念，教师们组成学习社群，展开“授业研究”，寻求共同的专业成长。他们的心得是：“课堂不变，教师不会变；教师不变，学校不会变。”确实，他们营造了新的学校文化，给中小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滨之乡小学”就这样诞生了。佐藤学教授作为一个“行动的教育学者”，从东京大学的象牙塔走出来，走进城市与乡村的中小学，进入每一间课堂，观察课堂中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同教师一起研讨儿童学习的过程，同校长一起探讨教师的发展与学校的网络，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与痛苦，也面对过无数次的彷徨与失落，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反而鞭策他从实践中学到智慧。在他看来，要理解学校改革的问题与困境，就要走向学校现场，浸润其中。唯有这样，才能找到现实的路径与通道，因为，“学校改革的一切答案在现场”。如今，日本国内中小学大约有2500所，欧美和东南亚地区（27个国家）的中小学大约有500所，结成了松散的草根改革的网络。以“滨之乡小学”为代表的提供实践模型的先锋学校，在整个日本约有300所，这些学校每年举办1000次左右的公开研讨会，可谓声势浩大。毫无疑问，这种改革为新型学校的创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践经验与思想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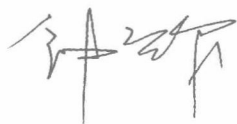
第三个关键事件，创造“研究”与“实践”的新型关系。佐藤学教授传承日本“授业研究”的传统，形成了一套“授业研究”的话语系统，积累了丰富的“授业研究”的案例。日本中小学的“授业研究”主要是围绕“单元教学”展开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教师们一起备课，一起观摩教学，一起反思教学，一起评议教学过程中发生的现象与问题，一起发现教学改进的门道。这种“授业研究”的展开，不同于传统的“假设—验证”型的研究。在这里，教师不再是被研究的对象，教师自身就是研究者；研究者的作用也不再停留于从单纯的观察

者的立场，对现场提供一些指点，而是基于研究者与一线教师的交互影响的关系，创生新的教育智慧。佐藤学教授自己从这些学校的儿童学习与教师实践的实例中得到了学习。他说：“学校与课堂的造访乃是一种动人心弦的、令人惊异的经验。多少次的造访、多少次的课堂观摩，从没有令人失望：总是直面众多的难题，不得不去展开求解多元高次方程那般复杂的思索，并从每日每时同这些难题格斗、孜孜以求地展开学习的儿童与教师身上，享受多样的感动。”

透过上述关键事件，读者不难领悟到“教学研究”的真谛与学校发展的愿景。同佐藤学教授的相识，是从当时我作为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客座研究员、他在三重大学教育学部执教之初的1982年开始的，30多年来彼此交往不断。他的一系列著作——《课程与教师》《学习的快乐》《学校的挑战》《教师的挑战》《学校见闻录》，经我的翻译与介绍，得以同我国广大读者见面，这些论著还被其他国家学者译成韩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我想，佐藤学的影响力之所以能从日本扩展到我国乃至欧美和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就是因为他的“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改革哲学，能够有效地消解现代学校教育的危机，代表着新时代学校改革的方向。

本书作者陈静静博士是我的学生，在她读博期间，有幸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资助，赴日本东京大学佐藤学研究室访学，跟随佐藤学教授深入当地中小学进行现场研究。她同日本一线教师和学生进行了大量的交流与互动，对“学习共同体”的改革实践如醉如痴。回国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展开对“学习共同体”的实践探索，积累了诸多鲜活的经验。年轻研究者的实践研究之路本就不易，能够一直坚守，并形成系列性成果，更是难能可贵。这是她研究生涯中迈出的可喜的第一步，期待她能够在未来新型学校——“学习共同体”的创造中，留下更多、更坚实的足迹。

是为序。



2014年10月6日



目 录

Contents

序：走向“学习共同体”的创造（钟启泉） / 1

第一章 佐藤学的研究视野 / 1

- 他是“静悄悄革命”的缔造者 / 3
- 教育研究的三种“慧眼” / 10
- 21世纪的学校改革与课程改革 / 17
- 追求高质量的学力 / 23

第二章 保障儿童的学习权 / 29

- 儿童的一百种语言，我们懂得吗？ / 31
- 教师要“学会倾听” / 35
- 让学生体味学习的快乐 / 43
- 学生问题意识缺失的内源性分析 / 50

第三章 协作共赢的课堂 / 61

- 佐藤学的“创造性课堂” / 63
- “静悄悄革命”的核心：合作学习 / 70
- 合作学习：价值、路径与方法 / 78
- 瑞吉欧教育取向的奇迹 / 87

第四章 我们的“学习共同体”实践 / 99

- 学校发展的愿景：“学习共同体” / 101
- 基于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课例研究 / 109

在课例研究中创建“学习共同体” / 116

从课例研究到小组合作学习 / 124

第五章 教育研究者眼中的精彩课堂轶事 / 131

关注教室中的“小事” / 133

走近教学实践，守望教师的成长 / 137

舒缓而简约的课堂气息 / 144

一个四人学习小组的课堂故事 / 148

“组长”的故事 / 153

第六章 追求卓越的教师们 / 159

教师要做追求卓越的反思性实践者 / 161

关怀型教师是怎样炼成的 / 166

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 173

宁静的革命：启动的勇气与坚守的信念 / 181

第七章 教师的研究日记 / 189

把目光注视着现实的课堂 / 191

合作学习，让心灵一起放飞 / 196

“合作学习”的课例研究记录 / 201

合作学习建和谐课堂、悟生命精彩 / 209

“教会”还是“学会” / 215

课堂中“以退为进”的智慧 / 220

我的“另类”复习课 / 225

我们永远在路上 / 230

后 记 / 235

第一章

佐藤学的研究视野

他是“静悄悄革命”的缔造者

一、与众不同的大学教授

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博士期间，我有幸到东京大学留学一年，当时指导我的日本导师就是佐藤学。佐藤学出生于日本广岛县一个富裕的家庭，祖父曾经是日本的政治家。他曾就读于当地有名的福山高中，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大学，在东京大学获得了教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刚刚毕业的他曾经在三重大学做讲师和副教授，后任东京大学教育研究科教授。历任东京大学教育研究科科长、教育学部部长以及日本教育学会会长，他还是全美教育学术会员以及美国教育研究学会（AERA）终身名誉会员。虽然我曾经多次在书的扉页上见到他的照片，但是当我第一次在东京大学见到他的时候还是有些意外。当时，他正要去上课，看到有人向他打招呼就停了下来。他非常瘦，有些发皱的西装外套略显宽大，在西装的口袋里他放了两瓶矿泉水，把西装口袋撑得鼓鼓的。发型个性十足，颇具爱因斯坦的风格，这与我对日本人的印象多少有些出入。但是，那双锐利而深邃的眼睛告诉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佐藤学教授。

2006年佐藤学教授在东京大学教育研究科创办了“学校教育高度化”专业，并负责本专业主要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学校教育高度化”专业秉承“实践性”“综合性”“合作性”的研究理念，对学校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项目进行项目式研究。“学校教育高度化”专业包括教职专业性的高度化、教育内容高度化与学校开发政策高度化三个分支，以培养兼具教育实践能力与研究能力的教育研究者和教师为目标。令人吃惊的是，他的研究室有30多名研究生，其中博士生竟然有24名。研究生每周有三节大课，分别叫作“课例研究”“现场

研究”与“论文指导”，而且授课教师全部是佐藤学本人。

佐藤学上课的方式非常特别，可以说是自成一家。在“课例研究”课上，他从不拿教案、讲义，只带一盘录像带，那是他在中小学课堂上拍摄的教学案例。他先是饶有兴趣地介绍讲课的老师或是学校发生的趣事，讲到开心的地方，他就径自大笑起来，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中。在播放教学录像的过程中，他有时会补充说明，有时则小憩一会儿。当录像放完之后，他就马上恢复了精气神。我们先是进行半小时左右的小组讨论，每个小组派一个人把讨论过程描述一下，最后是由佐藤学来讲解。他对课例的观察细致入微，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而且旁征博引，思路开阔流畅，让人如沐春风。我们都叹服于佐藤学先生惊人的记忆力和深刻的剖析力，他的点拨常常令我们恍然大悟。“课例研究”课的时间很长，大概有三小时左右，而且是在下午四点到晚上七八点的时间，中间休息的时候，佐藤学就会到楼上的自动售货机上买一瓶矿泉水和一个小面包当作晚饭。当学生有问题请教或者有教师来访的时候，这顿晚饭也省了下来。“现场研究”课上，他带着这些研究生们到学校里、到课堂上去观察、去记录、去思考。研究生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早早起床，身背摄像机、三脚架，到很远的学校去听课、录制课例及与教师们交流的研究生活，在品味着实践的快乐的同时，也更深入地了解学生、了解教师、了解复杂而多彩的学校世界。

二、儿童世界的倾听者

无论是在大学的讲坛上，还是在中小学的课堂上，佐藤学用得最多的词就是“孩子”（日语：子ども），教育学上称为“儿童”，这是他以及整个研究室共通的术语。虽然他几乎没有在中小学执教的经验，但是他对孩子的了解深刻得不可思议。他通过姿势、动作、表情、眼神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喜悦、痛苦、不安与矛盾。在他的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都是造物主的礼物，都应该成为他们自己。当他在学校的走廊上看到学生们的涂鸦时会露出会心的笑容，他对我们说：“这就是孩子们，

他们画得虽不算好，但是你看到了吗？每一幅画的构图都是不同的，他们实际上都是通过图画来表现自己的，而不是去临摹别人，这就是每个孩子的个性，这也是艺术的魅力。”

在中小学的课堂上，我们可以随意走到孩子们的身边，仔细观察孩子学习的过程，而佐藤学对孩子的发现能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他通过细节可以看出孩子们是在投入地学习还是遇到了困难，可以看出孩子们是否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互相帮助，而这种帮助往往是微妙的、隐蔽的，容易被成人的眼睛忽略的。孩子们互相学习、认知跳跃的过程是如此复杂，又是如此漫长，但是他总是不慌不忙地在一旁等待，等待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学习，去成长。

佐藤学常说：“有人认为教学是说话的艺术，其实不然，甚至正好相反，教学其实是倾听，教师要放慢语调，放低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倾听到每个孩子的声音，倾听到他们对求知的渴望。”当一个孩子轻声回答问题的时候，老师不要说“请大声说一遍”，而应该说“刚才听到很有趣的事情，让我们再听一遍”。没有任何孩子不想学习，没有任何孩子不希望取得学习上的成功，孩子厌学、离开学校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他们对学校感到绝望。所以只有为学生提供安心的环境，提供一个孩子可以言说的空间，给他们自由表达的机会，给他们互相联系、彼此关照的学习机会，才能让他们从“勉强”（注：日语“学习”之意，专指学生的学习训练）的孤独感当中解脱出来。当大人看到孩子叛逆、冷漠、不听话、不用功的时候，却没有发现孩子是多么渴望被倾听，多么渴望能做更好的自己。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表达的方式可能就是相反的或者变式的，你只有静下心来，安安静静地等待，才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佐藤学还认为：教师不仅仅要倾听孩子，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孩子互相倾听，互相联系，让他们理解别人的痛苦，这是民主社会合格公民的基本素养。他曾经指着一张课上拍到的照片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老师问“6是2的几倍”，小南回答“12倍”，一旁的小樱就说“那是因为小南对‘倍’这个词感兴趣，所以才会说是12倍的”。你们看看孩子们之间是在相互倾听的，小樱没有直接说是“3倍”，她理解小南在学习遇到的困难，这对小南更有

帮助。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被定格在佐藤学的相机里，也定格在他的心里。这是他放下身段、放下成人固定的思维方式，从孩子的视角去看、去倾听、去欣赏的结果。

三、教师的专业对话者

佐藤学是教职专业化坚定的拥护者，他将教师的作用定性为“对话性他者”，即在“最近发展区”里，能够促使学习者的学习发生跳跃的、起到一种“脚手架”作用的“他者”。^①而实际上，佐藤学也是一线教师们重要的“对话性他者”。佐藤学的研究都是围绕课堂教学展开的，在几十年里他已经听过了10000多节课，并与这些教师们进行着直接的对话；他通过课堂观察所写出的著作不下几十本，这些著作实现了他与日本乃至全亚洲的成千上万的教师们的间接对话。这种对话建立在研究者与教师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因此是愉悦且充满智慧的。他喜欢“对话”的方式，因为在他看来，教育就是对话，无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是在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教学。

他号召教师走出自己的“班级王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接受观摩，并积极观摩其他教师的课，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学习和促进的关系。我曾经多次与佐藤学一起去学校听课。他在学校一待就是一天，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了解他们在教学中的困难。他不喜欢用简单的“好”或“不好”去评价课，因为每位老师为了上好课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每位教师都有自己对教学的独特思考。他与教师的对话围绕的就是“孩子”，这是他们共同的关注点。在公开课后，全校的教师都来进行教学研讨，他们往往不是针对教学技能、技巧，而是针对学生的学习展开，讨论学生们在这节课中的成长。比如小组中学生的关系如何，他们是否能够很好地协作，共同探究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学生是否实现了认知上的跳跃，学生认知发生跳跃的时机是什么，学生的学习发生质变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阻止学生深入学习。教师

① [日] 佐藤学著. 学习的快乐 [M]. 钟启泉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47.

不是简单评价教师教学的好与坏，而是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来实现，这是一种以认同为基础的弱评价，从而可以创设一种安全和信任的环境。在相互信任的言说情境中，教师之间形成了一种实质性的对话关系，从而最终达成对教学的共识。

佐藤学充分体谅教师工作无边界的苦衷，他倡导学校将行政与教学分开，尽量减少教师的杂务，使教师专心研究教学。他清楚教师在教学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以及不同学校、不同年龄阶段教师的倾向性，他可以通过几秒钟的时间判断出老师是否能让孩子安心学习。在教学研讨会上，佐藤学会让教师们讨论并充分地发言，从不轻易打断，只是在一旁点头微笑。佐藤学与教师们沟通的有效方法就是“倾听”和“对话”。在我的记忆里，他好像从来没有套用过理论来解释课堂的实践，他用课堂中孩子们的名字、教学内容和教师的行动去诠释，因为他充分了解并理解这个课堂中的所有要素。

佐藤学所做的可以说是教研、科研、培训三位一体的教师专业发展援助工作。我曾经到他指导的常盘松中学去访谈，所有的语文教师都接受了访谈。他们对教育的理解与言说令我这个学教育的研究生汗颜，从中我能够感受到佐藤学对这里的教师们深入骨髓的影响。以下是常盘松中学教师的一些见解：

孩子们的表情丰富一点不是更好吗？孩子的笑脸、他们悲伤或者遗憾的表情，这些都是必要的，而不是让他们小脸紧绷着去学习。孩子们有各种各样的表情，我很希望他们在课堂上能够展现出丰富的表情，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不太喜欢一种绝不允许失败的气氛。不能出现任何错误，但是即使出了错又能怎样呢？错了可以跟同学们承认，但是过后还是觉得那很有意思。

四、“学习共同体”的实践者

在他的研究室里，经常可以看到很多来访的老师 and 校长。他们多是慕名而来，希望得到佐藤学的指导和帮助，因此，他的日程总是排得很满。一名

研究生曾经说过：“佐藤学在日本如同神一样的存在。因为他不但是课堂教学专家，又是学校发展诊断专家，很多学校都在他的影响下扭转了局面，比如滨之乡小学、常盘松中学、岳阳初中、青山小学等等，这些学校都是从低学力学校发展为高学力学校的，这种变化简直太神奇了。”我们从佐藤学的《学习的快乐》《学校的挑战》等书中也能看到这些事例，这些学校曾经都面临发展的困境，通过“学习共同体”改革后，才逐渐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到目前为止，日本参与佐藤学所倡导的“学习共同体”改革的中小学有3000所左右，其中领航学校有300所。在佐藤学的带领下，50名由校长和研究者组成的团队对这些学校进行长期的跟踪指导。而在亚洲的很多国家，例如韩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可以说一场“静悄悄革命”正在亚洲范围内展开，而佐藤先生是这场革命的缔造者。他曾经风趣地说：“我在其他国家比在日本还要有名。”但同时，他也严肃地告诫道：“我做了20多年学校改革，其中前10年都是失败的，在我手上失败的学校不下1000所，所以我比任何人都理解改革的艰难，我所承受的改革失败的痛苦比任何人都多。改革并非易事，人都是顽固的，都不愿意改变，但每个人都在改革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改革的起点是从学校内部建立一种愿景，并使全体教师、学生、家长达成共识，只有这种内部的动力才能引导学校走向改革的成功。其中最难的是做好领航学校的建设，只要领航学校取得成功，其他学校就会跟着做，改革只要得到实践的认可就可以迅速推广开来。

如今，佐藤学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他将几十年的时光都放在“学习共同体”的教学改革与学校变革上，并从一个美国课程改造史的研究者成长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旗手。他是杜威的追随者，追求的是教育的“平等”与“质量”，追求的是教育的“公共性”与“卓越性”。他一直为保障儿童的学习权而奔走，至今仍然保持着每周三天在学校听课、研讨的习惯。每去一个国家，他最先去的地方总是博物馆和学校。他曾经说过：教育研究是一个清贫的行业，但在孩子与教师成长中所体会的快乐，也是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

2000年以后他曾多次到中国的上海、哈尔滨、西安等地参观学校，指导

“学习共同体”改革，从中他感受到中国教师与学生们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他为“学校共同体”在中国开花、结果由衷地感到高兴。他说这些学校的改革是具有前瞻性的——21世纪中国的社会需要优质的教育来创造，这种变革是急速的。“疾驰的中国”——这就是我得到的强烈印象。^①

本文作者陈静静，首次发表在《上海教育》(2011.12)，内容有改动。

①[日]佐藤学著. 学校的挑战[M]. 钟启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33.